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一回 日觀峰收妖為僕 紫霞洞女怪劫經

卻說老子看那李玄神采俊逸，眉宇清揚，心中卻是歡喜。因著他坐下，問道：「李玄，你雖知前世之事，未必記得怎樣清楚罷。」李玄道：「弟子愚昧，未解今生，安知前世？萬望祖師指示！」老子點首。命童子持一碗淨水來，老子親手畫符，令李玄拿去看來。李玄捧在手中，望了一回，便見天宮之上，群仙列飲，司香吏和司花仙女因嬉笑獲愆，玉帝降罰，□次下凡情形，心中頓時明澈。奉還淨水，又向老子叩謝過了。

老子微笑道：「如今可明白了你前生有此根基，今生悟道獨早，卻有金星掣引。霎時之間就到了我這門中。自來成道之人，未有如此迅速。一則也是你福緣不淺；二則因你曾為仙吏，職位雖卑，根器究比別人不同，而且□世為人，未有過失，獨得天心憐憫；三則你身墮塵網，偏能不染一塵，端的具有夙根，非偶然也。但修道之功，浩如煙海，茫不知其所窮。你今才算進門第一步，登堂入室，言之尚遠，此後功行，全在自為。雖有福命，不能一蹴而就也。」李玄再拜受教，因言：「弟子山野鄙夫，林泉末品。前生既獲愆尤，今世豈敢忘自勉。況蒙祖師開天地之恩，指迷入覺，誠不自意。有此福緣，正當刻勵矜持，怎能再行玩忽，自誤前程，兼負尹師栽培之德，金星掣引之恩呢！」老子頷之以首，因垂教道：「至道之精，方方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道無所，抱神以靜。形將自正，必淨必清。毋勞爾形，毋播爾精，毋狎爾性，息慮營營，乃可長生。」李玄跪受法訓，心花頓開，塵情冰釋。老子因說：「修道之人要多遊山水，以滌心胸，多立功行，以堅善果。茲先授吐納之訣，導引之方，並玄門道經三卷，上中兩卷，能呼風雨，駕雲霧，召神兵，致雷電。下卷能窮變化之奇，識未來之事。自今為始，你可獨往華山。彼處有我修真洞府，在觀日峰，名紫霞洞。惟現有妖魔甚眾，付汝寶劍一柄。用之則長，捲入極細，放之可達萬里，收之便在眼前。除卻上界真仙，無能當此劍鋒。

你得此，可以除妖保身，免受災害。」隨把用劍口訣付與李玄，並道經三卷，一並交付了他。李玄跪在地上，一一謹記。老子吩咐童子去後洞取道袍一件，道冠一頂，並絲縑鞋襪之類，一應完全，著李玄即時改裝。李玄穿戴已畢，神情越見飄逸。老子笑道：「倒也宛然一位散仙了，你就去罷！我選著你文始師兄送你歸洞。三年之後，須把功夫用完，可再來見我。」於此李玄頓首遵命。文始帶他出洞，仍然駕雲送到華山紫霞洞內。

文始臨別，李玄拜請指教。文始道：「為道之要，祖師已完全指示，師弟聰明，業已領悟，其他仙術盡在經典，苦求自得，愚兄只能奉贈些須小玩藝兒，為賢弟進洞誌慶。」因取出小鏡一面，道：「懸於此門，則晶瑩照澈，昏夜無殊白晝，且妖人鬼怪不易近身。」又傳授定身之法。如逢妖人侵襲，如無甚道行者，施此定身之法，便呆住不動。李玄大喜拜受。文始又道：「賢弟初次入山，一切行動還仗人幫扶，愚兄再送僕役二名，以供驅使。李玄奇怪道：「荒山之中，何處得人？」文始笑道：「你打量這個地方，凡人還能上得來嗎？賢弟所以和平時一般，一因你根器不同，具有仙骨；二因你上山之時，得王大官贈你金丸，所以能耐饑受冷，不覺困苦。此丸原係仙人製造，藉王大官濟助道流，不是尋常藥物可比。不信，你入山多日，再從崑崙往來，在人世上已過了好幾年了，怎麼不覺饑寒之苦？就是這藥的效力了！不過藥力有限，經過這多日子，也快消失了。賢弟今後還不能完全脫離煙火。我今覓取近山妖魔中稍有仙緣者，召來二人，服侍老弟，並可稍供指揮。老弟心有所需，在這華山左右千百里內，他們自能取到也。」李玄正因未絕煙火，深恐株守古洞饑餓難當。聽了這話，不期□分欣喜。

文始帶了李玄走出洞外，捏訣召來本土地，問道：「附近一帶可有甚的妖怪？」只見一年老土地躬身答道：「此間自老君祖師去後，這山前山後一帶，被一班妖人擾得不成世界。

最凶狠的，是一個兔精，一個雉怪。那兔精時常幻化男人，下山迷惑女子，吸其鉛紅。那雉精時常變一女子，下山引誘男子，取其元陽。這幾年來，害人不少哩。」文始怒道：「這是我祖師修真之地，怎容此等畜類如此胡鬧？」土地垂淚道：「不但山下凡人，就是土地們在此也被他們擾得夠了！」文始溫諭道：「我今收此雉、兔二怪，與我這師弟服役。此外一應妖魔，有我這師弟在此，不久也能逐漸剪除。他初來此地，苦志修道，如有什麼意外不測之處，你們都要協力扶持，照應於他，待他功行圓成，你等亦有勞績。」土地們叩謝而去。李玄見了不勝欽羨。文始笑道：「修道人替天行道。三界神仙，也都有救人濟世之職。果能宅心正大，舉動光明，確係有益於人，無害於理，他們自當恭聽指揮，符訣一到，立時前來，這不算什麼稀奇。若稍定私念，或有甚不正之事，便不易招致他們。即使奉法而來，其心不願，如遇大法力者，還可揮劍相抗，即使倖免，而將來惡貫滿盈，難逃天誅也。」李玄悚然受教。文始笑道：「這些訣門，祖師經內都全，賢弟聰明過人，不消一月，便可學得幾種，今既賢弟欽羨，我便先把這召神之訣傳授與你，亦可作防身衛道之助。」李玄大喜拜領，默志於心。文始又切囑道：「召神遣將不是兒戲，非至緊急之時不可輕用。如遇神將來時，尤宜謙恭端肅，稍涉輕褻，天愆隨之，須知我輩與神祇，同是代天行道，救世濟人，他們奉召而來，並非我輩地位比他們高，乃是各行其職，各盡其功。你若輕褻視之，就不蒙天愆，下次也休想再去請動他們了。」李玄凜然道：「師兄金言，謹銘肺腑。」文始笑道：「恁地方好。我和你降妖去來！」李玄道：「可惜剛才沒問那土地，那妖不知在什麼地方？」文始笑道：「那算什麼事？我們修煉慧眼作什麼用的？上次你在老牛鍋子裡，有誰引我來著？」李玄方跟他出了洞門，文始指著前面一帶竹木和地上的殘葉枯枝說道：「把這兩個傢伙收拾收拾也好！才像個神仙修真的洞府。似這般七零八落不乾不淨的，像個什麼樣子？」李玄聽了□分心感。

文始攜了李玄走上山峰，運慧眼四面一望，指著東北一處說道：「師弟瞧見麼？那裡有一種半黑半青的氣氛，必是妖人匿跡之處。」李玄卻不甚瞧得清楚。不過經他說穿了，看去這地方氣象似乎有些不同罷了。文始吩咐他：「帶好寶劍，步步跟住了我！」兩人駕雲而起。一霎時間，已到了妖氣所在。降落雲頭，卻是一個大山坳。山坳後面有一座大洞，洞外恰好有許多小妖在那裡打筋斗頑兒。見了二人，都嚇了一跳。有的呆呆注視；有的如飛進洞，報告妖精。文始指著說道：「少頃，妖人便出來也！」一語未了，果見一男一女帶了許多小妖，叫叫喝喝的走出洞來。二妖一見文始兄弟，那男妖便說：「賢妹恭喜，卻是你的口食來也！」女妖喜孜孜地上前舉手為禮道：「二位道長從哪裡來？」文始笑道：「特來救你們來了！」二妖見說，不覺大笑起來，道：「這道人出言好生狂妄。他們既到這裡，連自己還救不過來，怎說來救我們呢！」男妖猛一抬頭，見李玄劍光閃閃，不覺打個寒噤，便對女妖悄悄說了一句，女妖點頭。一聲令下，早見千百小妖一擁而上，把二人團團圍住。文始大笑，和李玄各出寶劍，舉手一揮，卻是奇怪，劍光起處，這千百小妖早都頭斷骨折，一個個倒在地上。二妖大怒，也都掣出兵器，來戰二人。文始著李玄退後一步，自己仗劍向前，獨戰二妖。二妖怎生抵敵得住，向西敗下陣去。文始駕雲相追。二妖忙各張口一噴，但見一陣青煙迷得對面不能相見，而且奇臭難當，把個李玄暈倒在地。文始大怒，喝一聲：「妖人怎得無禮！」張口一呼，青煙盡散，臭氣毫無。文始唵唵有詞，喝聲疾，驀地裡起個晴天霹靂，早有雷公電母立在半空躬身請令。文始舉手道：「現有兔、雉二妖在此作祟，貧道敢煩尊神施力，著他速顯原形。但請勿傷其命，貧道還有用他去處。」雷、電二神口稱：「遵法旨！」於是打起一個大雷，向二妖頭上打下。二妖只覺轟轟雷聲在頂門上左右盤繞，欲下不下，只嚇得魂消魄散，伏在地上，只叫：「大仙饒命！」文始喝道：「孽畜，速現原形，聽我法旨！」二妖就地一滾，一隻變白兔；一隻變雉雞。文始問道：「兀那妖魔還肯受我驅遣嗎？」二妖哀聲泣告：「但乞饒命，情願追隨大仙，執鞭隨鑿，如有反悔，地滅天誅！」文始退去雷、電，命道：「今我命爾等在日觀峰紫霞洞內服侍我這師弟。爾等須要小心在意，恭謹從命。我這師弟乃是天仙降凡，如今受祖師訓戒，在此修持，不久可成正果。那時爾等也有造化，功行非淺也。」二妖歡喜叩謝。文始著他仍化人形，前來看視李玄。李玄受毒頗深，兀是昏迷不醒。文始吹口氣，喝聲：「師弟起來！愚兄已替你收得兩位紀綱也。」李玄大喜拜謝。文始道：「吾弟可替他們取個名兒，可便呼喚。」李玄道：「就請師兄賜名。」文始沉吟

道：「這雉精能飛行半空，翱翔海上，可取名『飛飛兒』。這兔精能上坡下山，升樹登峰，可取名『顛顛兒』。」李玄和二妖都謝過文始。文始又送他們回洞。吩咐二妖：「好生伺奉，如有變心，我在崑崙山上立刻知道，便以掌心雷殛你，你馬上骸骨成灰！」二妖悚然領命。

文始又勸勉李玄幾句。說聲：「三年後崑崙相見！」兩腳一蹬，便見一道金光，向天而起，霎時不知所往。慌得二妖俯伏在地，都道：「今日幸遇金仙！」李玄道：「從此你兩都要洗心革面，好好跟我修持。我也選擇祖師所賜秘笈中道法隨時授一二，將來我得有成功，不忘爾等好處！」飛飛兒、顛顛兒益發喜悅。

從此李玄在洞早夜用功。二妖替他下山取物，上山煮飯，灑掃洞府，承應使令，一點不敢懈怠。誰知李玄所誦玄經，夜發奇光，光照四遠，即有許多妖魔疑有重寶，思來襲取。這日李玄正在用功，忽見洞外走進一個女子，身穿素服，淚流滿面，大叫：「法師救命！」李玄定神一看，卻認不得他是什麼路道，想道：深山之中尋常人不能到此，疑為妖人化身。又思：妖人必有特別的情形。這女子如此娟好，又不忍妄相猜疑，因問：「小娘子從哪裡來？有何冤苦？不去告官、求府，卻來這荒山之中找尋貧道，有何益處？」那女子泣道：「小女子是山後東村王家集人，丈夫去世已過百日，小女子心不忍嫁。因為翁姑貧苦，將我賣與一家財主人家，成婚之夕，小女子堅不從順，那財主要將小女子處死，小女子只得夤夜逃走。無奈這山後一帶都是財主勢力所及的地方，小女子不敢逃去，只得望山上逃來。不道越走越遠，不知不覺到了此地。如今進退兩難，又懼飽虎狼之腹，正在萬分無奈，幸遇法師在此修道，若蒙不棄，收留洞府，當一名傭婦使喚，實乃萬千之幸。」李玄大驚道：「小娘子怎說此話！我貧道過的是人世不堪的苦日子，住的是常人難居的苦地方。現在雖選用飯，不久就要斷絕煙火，如何容養得小娘子？況且我這裡也無多大事，就有些小事情，都由兩個徒弟承應了去，哪裡再用凡人承值？小娘子快下山，別在此囉嗦了！」那女子見說，痛哭道：「修道人最重仁義，小女子也為看重名節遭此患難，法師若不相救，小女子左右不過一死。與其死在惡人手裡，倒不如死於法師面前好得多了。」李玄聽了，心中兀自不忍，想道：這女子如此淒切，看來守貞是真。我若不救，難道真個坐視其死？若要救他，只得和飛飛們商量，送他山後去，離他住處有千百里，也就不怕那惡人尋到了。想到這裡，只得吩咐道：「小娘子起來。我貧道在此修身立命，還恐來不及呢，怎能再管人間閒事！但見小娘子委實是貞節可欽，又且說得如此可憐，貧道心中又萬萬放不下去，沒得法，只好破一破例，就著我徒弟們送你到那邊山下，你去找一家良善人家，做個幫傭，也好暫圖生活。你意下何如？」那女子喜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法師卻真是小女子救命恩人了！」說罷，又要下拜。

李玄慌忙避開，便說：「小娘子切莫多禮，反使貧道不安。我就即刻著人送你去吧！」那女子慌道：「今日天晚，這山路多少崎嶇，隨時隨處還有虎豹毒蟲，萬一有個好歹，卻不是法師救人反害了人！」李玄搖頭道：「依你之意要怎麼樣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小女子別無他心，但求住過一夜，明晨早行，就感恩不淺了！」李玄忙道：「這個斷使不得！我這裡並沒女客住處，況且荒山古洞，寡女孤男，亦當避些嫌疑！這也是為小娘子保全名節遭些患難。若因一宿之故，反而傷及清名，在小娘子亦非得計也。」那女子又道：「不要緊，法師不是說還有兩個徒弟嗎？就把令徒的房間騰出來，給我坐這一夜，彼此隔房別戶，就有嫌疑，天神共鑒，又怕什麼是非。」李玄聽他這樣說了，越發為難起來，道：「正是！我倒又擔起一件心事來了！這散徒並非人類，乃是兔、雉二精修煉而成人身。那雉精還是女身，兔精卻是男體。貧道仗的祖師法力，新收在門，知道他們野性是否能馴，萬一見了小娘子青春美色，有些不正行為，貧道越發擔待不起！小娘子不用狐疑，我即刻叫那雉徒送你下山。小徒雖然異類，也還有點法術，尋常禽獸休想近他的身。有他保你同行，你還怕什麼來？」那女子見李玄執意不肯，便兀自立著不走，卻用媚術來勾引李玄，嫣然一笑，驪相畢露，立時做出萬分風情，向李玄身上捱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法師，你真這般狠心，捨得奴深夜冒險，走這長途的山路麼？」這一來，嚇得李玄無處躲避，口中大呼：「飛飛、顛顛何在？速來救我！」一言甫出，那女子勃然大怒說：「好！李玄你真是不識抬舉的癡人，我好意溫存於你，你倒喊人來捉我！也罷！我也不犯和你為難，只攬了你那什麼玄經去。你要回心轉意，我便和你做個天長地久的夫妻；要是不然，就先燒了你這經卷。我住在山後白玉洞。白玉夫人就是我。你要找我，就到那邊來！」說罷，一手攬了石桌上的玄經，一手推翻李玄，一陣妖風，出洞而去。比及飛飛、顛顛趕到，和李玄一同出尋時，已是蹤影全無了。未知經卷能否璧還，卻看下回分解。